



追尋徐志摩的再別康橋。

文·攝影／洪淑苓

對歐洲的想像，好像深受徐志摩的影響。徐志摩的詩文〈再別康橋〉、〈巴黎的鱗爪〉和〈翡冷翠山居閒話〉等，把這些地方描繪得如人間仙境，使人不禁心嚮往之。於是我暗下決心，有朝一日定要拜訪這些地方，捕捉徐志摩的文采風流。

有一年秋天，我恰巧有機會訪問劍橋大學。除了逛逛校園，也和友人租了小船，由船伕為我們撐篙，來一趟〈再別康橋〉的巡禮（Cambridge，舊譯為康橋，今譯為劍橋）。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兩岸的垂柳，樹

幹壯大，枝條卻彎曲下垂，姿態十分嫵媚，難怪徐志摩用「河畔的金柳／是夕陽中的新娘」來形容。更不可思議的是，河水非常清澈，水草茂盛，一目了然。徐志摩說，「在康河的柔波裡／我甘心做一條水草」，看那河水緩緩流動，真的是「柔」波，令人想要學學水草，躺臥在河底，享受隨波蕩漾的愜意。

徐志摩1920-1922年在康橋大學遊學，康橋歲月是他一生中的關鍵期。這時的他，由研究政治經濟的興趣轉向對文學藝術的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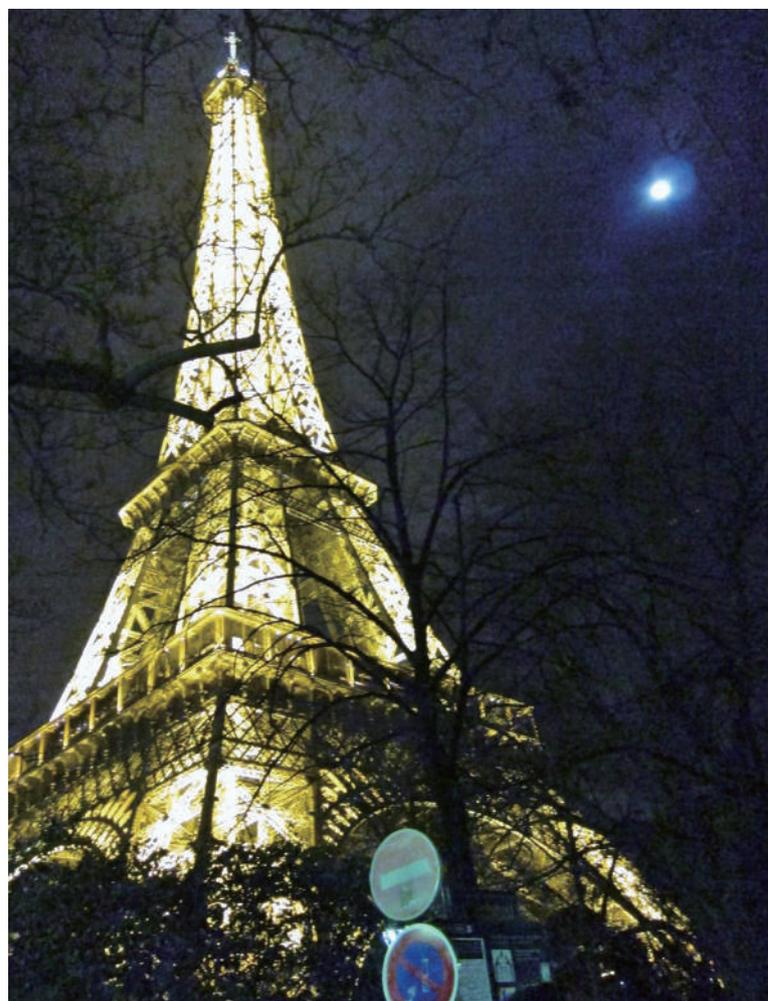
好，並且也在此時此地，認識了林徽音。後人總愛渲染徐、林之間的愛情故事，但對徐志摩來說，康橋歲月的重要性，還在於心靈自由的啟蒙，召喚了他靈魂深處的才情，重新打造自己的人生理想。這從他的散文〈我所知道的康橋〉就可以略知一二。徐志摩離英返國後，翌年發表一首長詩〈康橋再會罷〉獻給康橋。在此詩中，他視康橋如「難得的知己」，「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」，也是他「生命的泉源」，他盼望著可以再回到康橋。

然而，直到1928年他才有機會重訪康橋，但景物依舊，人事已非，他心中百感交集，於是在回國途中寫下膾炙人口的〈再別康橋〉：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的來；我輕輕的招手，作別西天的雲彩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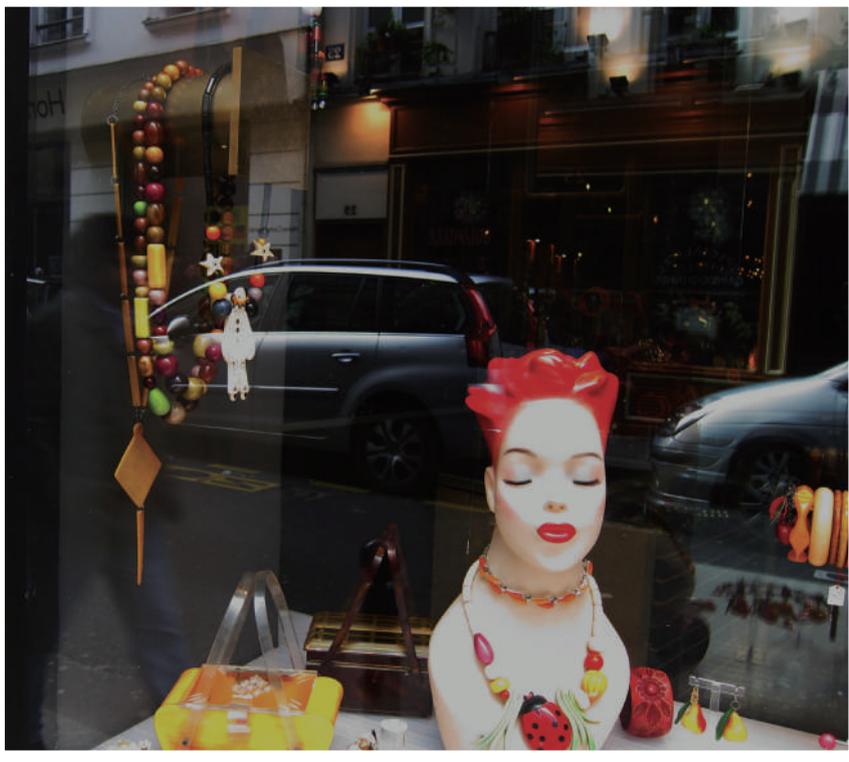
「輕輕的」，代表舊地重遊的初時，心中還有所期盼，所以小心翼翼地踏上這地方，希望尋回往日的興味。而隨著小船流盪，經過一處又一處的景致，心情隨之起伏，慢慢的察覺時移事往，一切都已經幻滅了。於是，在進入尾聲時，他寫著：「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；夏蟲也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橋。」本來是懷抱著喜悅之情回到「精神依戀之鄉」，然而此刻尋夢不成，也不能高聲放歌，只能在心裡默念：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一揮衣袖，



河岸茂盛的垂柳。



夜色中的巴黎鐵塔。



櫥窗裡的巴黎女郎。

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

後人都稱讚徐志摩瀟灑，但是「悄悄的」一詞，卻隱藏了他黯然神傷的心情。這麼一個充滿生命印記的地方，詩人如何能夠揮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？每當哼起「輕輕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輕輕地來…」的詩句，我也免不了問自己，有沒有這樣的地方，讓我一生魂縈夢繫，初訪、再訪，乍別、再別…永遠依戀，永遠無法揮別的精神之鄉。

又有一年冬季，另有機會到巴黎旅遊，安排了巴黎鐵塔、聖母院，塞納河遊船等行程，也參觀羅浮宮、羅丹美術館等名勝。風景美不勝收，藝術珍藏更是令人目不暇給，

難怪海明威稱讚巴黎是「一場流動的饗宴」。若是徐志摩到巴黎，他會怎樣描寫這個世界花都？我驚訝地發現，徐志摩的巴黎遊記，重點竟然都不是這些。

1925年，徐志摩有歐洲之行。散文〈巴黎鱗爪〉，寫的正是他的巴黎見聞。文章一開頭就讚嘆：「咳巴黎！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；嘗過巴黎的，老

實說，連地獄都不想去了。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，襯得你通體舒泰，硬骨頭都給熏酥了的…」天堂、地獄之比，說得很誇張，好像就要帶領我們進入花都巴黎的核心，寫出那五光十色，令人目不暇給的巴黎。然後，他開始泛寫塞納河、羅浮宮、咖啡館、跳舞場的景象，但都只是虛晃一招，他的焦點是寫兩個人物，一個是萍水相逢的女郎，另一個是蝸居在小巷的畫家。

這位女郎有清新脫俗的打扮，也擺出遺世而獨立的姿態。她獨坐在飯店舞廳的角落，引起徐志摩的注意，想辦法和她攀談。女郎述說了她坎坷的愛情之路和落寞的心情，直到舞廳即將打烊，兩人才留下萍水相

逢的感嘆。

另一位畫家，住在「一條老聞著魚腥味的小街底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A字式的尖閣裡」，外表邈邈，眼神卻閃動著追求藝術的熱情。這裡有許多價值不斐的名畫，是畫家臨摹的典範；小閣樓就像個小型藝術館。畫家也僱用模特兒做人體素描，還為徐志摩解說如何欣賞人體之美。畫家朋友還邀請徐志摩和模特兒愛菱翌日一起到芳丹薄羅（楓丹白露）的森林去「秘密野餐」。徐志摩最後寫著，「從芳丹薄羅林子裡回巴黎的時候，我彷彿剛做了一個最荒唐，最豔麗，最秘密的夢。」

畫家，這都不是一般觀光客可以遇見的，但透過徐志摩的筆，我們彷彿也目睹他們的身影，他們的身世遭遇，為藝術而勇於夢想的心，著實令人感到興味淋漓。徐志摩還說，「這巴黎的夢真醇人，醇你的心，醇你的意志，醇你的四肢百體，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像！——我醒過來時還是迷糊的忘了我在哪兒。」看來，徐志摩的巴黎夢真是醉人啊。



巴黎塞納河畔。

除了〈巴黎鱗爪〉，徐志摩1925年的歐洲之行，還寫了散文〈翡冷翠山居閒話〉和詩〈翡冷翠的一夜〉。

義大利的歷史名城佛羅倫斯（義文Firenze，英文Florence），徐志摩巧譯為翡冷翠。在中學課本讀過〈翡冷翠山居閒話〉之後，我對這個小城也興起莫名的好感，終於在近年的秋天，得償夙願。

佛羅倫斯是文藝復興的重鎮，走在城區的石板路上，喀噠喀噠的腳步聲，使人想像中世紀馬蹄輕踏的聲音。這個城鎮由美術館、藝術館串聯並列，學院美術館、烏菲茲美術館、聖母百花大教堂…可以說每一條街，每個轉角，都會遇見藝術。阿諾河貫穿了城鎮，維奇歐橋是當地最古老的橋，橋的兩側大多是珠寶店，構成獨特的景觀。而穿過老橋，就可以沿著山路上山，山頂是米開朗基羅廣場，由此可以俯瞰城鎮的全景，尤

賞心樂事

其是黃昏時分雲霞璀璨，夜幕低垂後，又是光燦的夜景，令人流連忘返。

然而，徐志摩的〈翡冷翠山居閒話〉和〈翡冷翠的一夜〉又是如何描繪佛羅倫斯呢？先說〈翡冷翠的一夜〉這首詩。這是他假借女子的口吻，述說情人即將離她而去的心情。這一年前後，其實是徐志摩與陸小曼陷入苦戀的時光，因此徐志摩有感而發，代陸小曼寫出內心的憂慮。

散文〈翡冷翠山居閒話〉卻擺脫這個困境，專注於田園牧歌式的描寫，文章一開頭就說，「在這裡出門散步去，上山或是下山，在一個晴好的5月的向晚，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…足夠你性靈的迷醉。」接著他就告誡讀者，這樣的散步漫遊，不能有同伴，也不要帶書本，因為只有你獨自一人

時，「你就會在青草裡坐地仰臥，甚至有時打滾，因為草的和暖的顏色自然的喚起你童稚的活潑…你的心地會看著澄藍的天空靜定，你的思想和著山壑間的水聲，山罅裡的泉響，有時一澄到底的清澈，有時激起成章的波動，流，流，流入涼爽的橄欖林中，流入嫵媚的阿諾河去…」

唉，果真是詩人之眼，到了藝術古城，他不要我們整日關閉在美術館，他要我們邁開步子，放下一切束縛和煩惱，走入大自然，尋回童心，讓你的思想更明徹，像流水一樣靈動。

這種感覺，在我漫步通往米開朗基羅廣場的小山路時，頗能體會。秋日午後，涼風習習，走在山路上，兩旁是略比人高的樹木，腳邊則是默默綻放的野花。草葉尚未



黃昏時俯瞰佛羅倫斯。



學院美術館迴廊與每個展廳都是藝術品。



夜晚的聖母百花大教堂。

完全變色，偶爾一陣風吹，掃下幾片落葉，平添詩意。山路曲折，待走上米開朗基羅廣場，則豁然開朗。漸漸地，黃昏來臨，雲影天光變幻莫測，好像一幕幕舞劇。而俯視古城，阿諾河穿越其中，橋梁排比，房屋密集，突出的教堂尖頂捕捉了視覺焦點。這幅

黃昏的圖像，充分展現了藝術、宗教和自然的和諧。

這是多年來，我到歐洲旅遊的回憶。在歐洲「遇見」徐志摩，我能不能也學學徐志摩的瀟灑和熱情？點閱一張張歐遊照片，我不禁露出了微笑…



洪淑苓小檔案

臺大中文所博士，現任中文系教授，曾任臺大藝文中心創制主任、臺大臺文所所長與合聘教授。專長現代詩和民間文學，在研究、教學與創作上，都和現代文學息息相關。曾獲臺大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臺北文學獎、優秀青年詩人獎、詩歌藝術創作獎以及科技部人文專書出版獎助等。

主持臺大藝文中心期間，每年舉辦校慶詩歌音樂會、臺大杜鵑花節詩歌節及臺大文學獎，並主編臺大藝文年鑑。

2016年同步出版《魚缸裡的貓》、《尋覓，在世界的裂縫》、《騎在雲的背脊上》及《孤獨與美—臺灣新詩九家論》4書，並於臺大總圖書館、臺中市圖梧棲親子館舉辦新書圖文特展，展現其強大的創作力與學術能量。